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紀逆海運米五議

一疏海口以避風濤海颶撤天運艘必須收套奈海口一帶礁石頗多獨娘娘宫以東小聖廟以西有一套可以泊船三三百號離倉一箭而近但前有淤沙稍爲之阻向設沙兵一百八十二名原供决沙之用今因各衙門供役僅存三十餘名衹足倉內雜用能望其濬淤沙以疏海口哉謂宜復歸原伍令沙兵千總督率朝夕專疏海口則運艘得以進套而不苦於風濤矣逆

一補厫倉以貯糧料海口厫倉止有東西南三面共二十七間北面竟缺未建糧料多貯於露囤雨水不時地氣上蒸往往浥爛況前高後空亦地輿之所忌合無於北面補建一層以便貯收則所收之糧粒米有實用矣

一增剝船以救淺閣運艘收洋尚未泊岸常病淺閣向原有剝船二十隻以濟其窮今海口止有朽爛剝船三四隻其何能濟謂宜修舊增新預備小船二十隻接濟剝運庶無淺閣之患矣

一別陸運以便稽查向來陸運料豆原貯南倉自太府取其自便移貯海口不惟車輛增幾許往返而海陸混淆莫可稽查謂宜今後陸運料豆仍貯南倉而海口止收海運則民省輓運之遠兵樂支給之便矣

一因礁石以議運船天津派撥運艘原無成心派山海則山海派寧遠則寧遠但此中地利迥別在寧遠則一望沙漠大船或堪泊岈在山海則逼近山嘴礁石參差水底觸之幾無完舟舍

無以後天津派船擇其小者約容四五百石撥派山海夫舟輕則入水不深庶免於礁石傷舟之患矣

紀遼海運道

遼陽至蓋套約二百五十里連雲島稍近二十里北汎口約四百五十里三犋牛約六百二十里旅順口約七百四十里此遠近之大較也蓋套連雲島途路坦平可以徑用車運北汎口三犋牛旅順諸處峻嶺深澗崎嶇難行止有水剝方抵蓋套此水路之大較也北汎口剝運至蓋套每石約費銀三分旅順則費五分三犋牛則費一錢二分此難易之大較也登萊糧船自皇

城島開帆一篷順風徑達蓋套若三䂬牛旅順
口盤剝先向西南行至鐵山然後轉東北而鐵
山嘴一處最險倘風不便利又回入皇城島此
險夷之大較也又查旅順諸處兵船民船堪任
剝載者不過四十二隻近報傷壞又居什之二
三即日夜銜尾而行能運幾何如大船竟達所
省良多也便一金復小船盤剝官兵疲於奔命
應接不暇究竟無稗海蓋分毫若金復不行奏
卸則以其全力幫海蓋陸輓而海蓋受益矣但

丘文莊公亦云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必習見海運之利故筆之於史如此葢
太祖都金陵則海運可以緩行
成祖遷北平則海運必不可廢故也若戰道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風順一帆可倒即今軍門塘報商賈販鬻日夜往來不絕豈比海運自太倉揚子江開洋之艱難哉或曰元世祖命　文虎將舟師十萬伐日本而盡葬魚腹此亦不可不慮曰此因信砲太早驚起蟄龍之故非海能

溺人人自溺耳故今之下海皆于五六七所而竿猫不敢用鐵亦懼有能變也

紀海運用船

通年以來津庫告匱補造久停總計運艘僅存五百有奇不當天啓元年之半舳艫缺乏飛輓難繼莫有甚於今日者查閩鮮二餉共該米豆一百五十餘萬餉計船約需千號方可克濟航海之用而見在船隻寥寥若此議者非曰造補即日召募第造之於官則官發帑派造之於民

則民力已竭募之于北則巨艦有限募之于南則越在遐方查天津海運之餉皆截湖廣江西之漕糧又查湖廣漕船一隻官價銀九十三兩江西八十三兩每運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每船裝正米五百石耗米六十七石五斗運至天津止交米三百三十石且三年一修五年改造約用朝廷三百餘金而僅得米三百餘石及交卸回空苦關津之阻滯畏守凍之艱難反以贅朊視之往往售之民間以供燎爨之具而津

門不得其片板寸釘之力切照楠木杉桑油麻
釘箬悉產湖廣其價極廉合無召募慣海南人
之殷實者帶領匠作前往荆襄地方即將漕運
船價耗米之費買料鳩工打造海船二三百號
裝運漕米直抵天津徑運關鮮等處交卸回空
之日其船即留天津以供轉輸來年仍往彼處
打造裝運照例留用則津門之船源源不絕陳
陳相因不惟以漕運之費濟海運之乏而且以
海運之力代漕運之勞信能舉行兼有十利查

補造運船一隻例給官價銀三百四十兩造及百號該銀二萬四千兩若如所議則前項銀兩皆可節省利一一年省銀二萬四千兩十年可省二十四萬利二損二三船補造一船請價給價累月經年尚難就緒若如所議則前船未損後船踵至循環不絕絡繹無休利三運船損失多在秋高風勁之候向若船少糧多故遭此患若如所議則艨艟鱗集春夏即可運完保全百千之糧餉利四北地物料湧貴承造無力每每遼

尊壅責以致船糧損壞若湖廣打造較之天津
二價可買二三倍料作旣富船隻必堅精以衡風
當颶可保無虞利五報糧一石遠近不等用價
六七八錢湖廣糧料每銀一二兩可買三石有餘
若多造百船兼裝五六萬石每年卽可省銀五
六萬兩利六漕船挨幇牽挽關津羈遲每至八
九月方抵天津二時海運不足勢必召買接濟
若造海船則另設官旗隨裝隨發邊餉不致缺
期利七津門建造雖日就近然亦借金錢查派

富户議論三年竟同築舍若將漕船改建則錢糧額設無竢另處人情樂趨刻期可就地雖遠而功實近名雖緩而濟實速利八南人乘舟北人駕馬技各有長若往湖廣打造則舵工水手俱用南人破浪乘風如履平陸便於撐駕利九改漕船爲海船萬一內河有梗可縣成山而直抵京師利十然不特利于海運也利于漕運者更有五漕船板薄釘稀經閘過閘內河亦多傷損若改造海船則工料堅緻可免船糧飄失之

患利漕一漕船旗甲皆係貧軍掛欠逃亡致累衛官賠補若海船裝運則交卸虧折照例扣其脚價可杜追賠波及之害利漕二燕楚相距幾及萬里漕船往返難于上天若海船徑運關鮮則原裝原卸既有一勞永逸之安而運過即留且免回空跋涉之苦利漕三漕運耗米俱屬浪費若海船裝運則所載米豆照數交納顆粒不致破耗利漕四漕船官價運過化爲烏有若改造海船則所用料價銀兩照例

悉歸實用利漕五或謂漕船官價九十三兩豈能建造海船今查漕船名雖裝運六百石止交正米三百有餘而海船力勝千料之外是一船而裝三船之餉也若以三漕船之價備一海船之用便可得銀二百八十六兩比之天津補造之例寬然有餘而料作之便易又無論矣又謂南船裝載漕米自淮至津每石例給脚價銀二錢四分若從湖廣至淮又豈無水脚之費乎今查漕船一隻原有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若以

一漕船之糧餉抵一海船之脚價便可得銀四百三十五兩而耗米之在外又無論矣又謂一年打造二三百號三年便集千艘積久愈多將何用乎今查登萊山海等處兵船梁頭七八尺者每年給稅銀一百二十兩歲費帑金數十萬若海船漸多不妨分派各信防守以省無窮之糜費而且以備他日三方進勦之需此復遼之一大機括也至於事乎可以變價還官又無論矣

金陵理餉

金陵官軍不及數萬所需諸倉月糧以爲生耳今錦衣旗手等倉所餘不足以支一月而老庫銀不過萬金其外輸渺然也甚至倉屋俱盡廒棘爲塲茏蕪不存馬牛作圃前此世職譁起矣廼必不得已而留北運以濟南窮北運一石抵南糧十石南糧十石不足以致北運一石也養官軍一年費官需幾許始得米粟入載出江而廼從權以留之留遂以濟噬臍之變似矣而胡

有吏諳等需索至每船使費數千金以至旗甲毆謀殊不知諸甲因運糧以資生非有資而樂運糧也除漕糧外更有何物可以爲使費要夫一粒即虧漕糧一粒官旗費靡於彼即來取償於此如是而欲餉之足何可得也再則漕之撤而兵之驕矣軍則大小神巡江標等營兵則水陸遊兵奇兵太平等營數其人儼若貔貅詢其實皆如土梗最可陋者大小諸營之防守因防守一事每軍派月餉六斗鹽菜三錢防守之始

固善也晝則習藝夜則佚警而今則晝家而醼
博弈夜則嬉散而亡歸徒糜餉何謂也各軍離
家夜出棄業居營原出不恐仍其舊而省多餉
便計也水陸之兵原以備倭待徵也初之招募
非義烏人不入伍而今則强半土人屋閭室家
子孫世守日醉心於厚餉而橫目於販邑銷之
不可銷汰之難遽汰徒爲養癰何謂也急宜調
之浙正有事方需招募今以浙歸浙用便計也
畱都稽餉有三可問黃馬快船設之爲　御用

以待差遣者也其船水夫皆因祖軍之名而食糧於平昔庸詎知祖軍流浪生死盡爲子虛而遞以月糧歸之豪右猾胥矣出水之日自有行糧脚價水手等銀足以僱人而平時何用此金錢以飽胃溢若輩耶此當問之江淮二衛者六鐘鼓二樓日夜有軍以司漏下玉壺也每日宫軍輪次而今寂無人矣鐘鼓不靈司昏何在而遞以軍需豢無影之夫耶此當問之旗手衛諸

三　皇城各門侍衛軍日入以守之每夜宿衛

者果皆其人乎即僱覓以代替已無法矣況以
二影十者更多乎衛誠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
衙門影占食其餉而冒其役侍衛何事假以叢
奸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衛者三此三者濟餉
豈不下數萬何憚而不為也若夫各衛所之錢
糧有屯田也蘆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也貧
軍拋荒者十之三貧弁花費者十之五反以催
科之督過查剥之頻仍而虧耗者十之七何也
欠糧五百監追矣倏而監倏而縱欠糧三百者

撲責矣倏責而倏不責一事而兩其罰誰爲之
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就知夫爲
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彌縫者也孰知夫因
國課查卷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
以餉之厚薄定隊之前後誰肯不前以餉之增
減定士之勇怯誰肯不勇以十萬之餉養五萬
之兵以三年之費爲一朝之用可矣
新兵未到新兵之增餉何存舊衛已汲舊餉之
額設安在

東南漕

夫東南漕輓之敝敝於漂流守凍其小者也而敝於運官之匪才以致漂流守凍則其大者也南京之衛五十一而安逸無運者有上直諸衛此上直諸衛任則膴事則簡地則逸故謂之上缺有運諸衛事皆繁而任煩勞故謂之中缺每年考選恒以官之有才者補上缺而以中才者授中缺是有才者反得簡逸而中才者反膺盤錯豈不任與才左斁誠使以有才者領漕運則

其自愛之念重必於修船無目破矣船既堅固
安得漂流乎其急公之心勤必於過淮無濡滯
矣開行既早安得守凍乎洛行南部如龍江左
右衛廣洋水軍左龍虎等夙稱疲繁之衛頃於
先一年專委上直諸衛見任掌印官料理次年
出運諸務刻期令其赴兌刻期令其過淮運事
有不霍然振起者愚不信矣第此諸衛印官久
享安廱關鍵最熟一遇僉運勢必乞靈錢神而
逃脫規避無所不至律例云規避漕運者與臨

陣脫逃同罪

漕運積滯議

夫船回即修刻期而兌刻期而前即漕河有阻剝船接運不過半年即可完事今回空之船無不滿載棗梨之類在彼置貨在此脫貨或自販或攬商勢必延遲修艌過期及交兌之時上無期限下無催督恣其勒賄乾折延挨日月以便置貨滿載而往復滿載而還是以運糧而兼商販也萬曆初年亦以東阻稽遲之故准示板榜

通行刻日交兌日註行程所到地方不許停泊越宿不行者隨處地方即斷其覊姑容不督者所在地方官民条罰所以積弛之船一年振頓而即如舊轉運今不加罰加督而長其情以畏代之運愈不前矣

今三吳歲供折銀之內有金布絲絹之額是布縷之征也軍運民運米折麥折兵餉遼餉等項是粟米之征也北運南運京庫京磚王府輕齎役扛均徭諸項編入條銀又編點解戶五年一

輸者今皆三年一輸是倍加力役之征也用三
而離素稱民困議者尚當置寛恤民力司而復
加贈代運加額增役大戶力竭于供輸何以資
小民之耕耨農時盡費于戢截何以望秋成之
穫畬土地荒蕪人民離散不特一年之害一方
之苦也
一面具題奏請必復舊制一面照舊催儹回空
水次交兌卽有凍阻修艌尚是十分之三四其
間可以轉運者必居過半嚴令儹前船大者分

頭帶運先兊民戶其官大戶自貯者派兊後幇
阻者自阻行者自行先兊先行後兊後至增押
運之官分頭而進其兊遲到遲者乃于淮上貯
倉轉般一面小船接運一面大船赶回早兊葢
淮以下之水路寛大則大船無阻而易行而淮
以上之水路淺狹則小船接運易通此南北大
小之便也其向來各衛所缺額運船諭令作速
修造補缺以充次年接運其或船阻不下破壞
全修者次年幷運葢運船向來素多破折未嘗

滿載則并運可議也若或軍糧可折亦可議改
折幾分以足本年之數目下則設法借催來年
則預計早運乃可無悞然法令不一軍民無所
適從觀望失時將不獨悞一年之運矣
一輕賫銀原爲漕兌之折耗即直與運官亦甚
直截但古制必解淮而後給與運官者必有不
可早給之故也近有言有司交與運官帶徃淮
上甚善
一解戶之賠累皆光棍包解與運官交通侵盜

之故而淮書與淮上歇家又多索使費此當今所最苦者

一在首撰運官官有體面殷實者彼思自保身家一在擇運軍之殷實者彼亦有身家之念一在查衛船之遠近以定水次毋使其營幹揀擇紆廻道途

一在查今歲船到之早晚分明年水次之遠近

一在查衛船之遲速爲截留之定額

一在查起剝之時欠米若干於運軍補足毋使之逃去獨累

運官其過壩原數車戶交足屯頭如少米屯頭
承認

漕運積弊議

國初漕河之外別開海運猶咽之有雙穴然余既隻矣而又哽焉太倉無隔歲之儲京邊有待哺之急不幸而會通一線旱魃爲虐豈能激西江乎徐兖之間綠林嘯聚實繁有徒萬一復爲蓮妖所隔絕羽林佽飛見立槁矣即不然而漕艘之凍阻爲常運軍之骨髓已竭可不爲寒心哉傳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乃可鼓也今譬運爲琴瑟豈特不調絃殆將絕而更張不議徒督

偍侗空嚴治逋者謂足療救實竊憂之亦知漕
困之深與所自起乎漕之困一曰天西北氣亢
至春多風長夏始雨故漕艘之入也春夏之交
南薰可乘而水不足以載夏秋之交兩涘方
滿而西風又不利於行徘徊濡滯人力無如之
何此漕之困於天者也一曰地黃河湍急之處
名曰溜頭逆泝而上每舟必百餘人挽之謂之
扯溜漕卒舟僅十人扯溜皆沿河貧民人索米
一升方肯牽縴水大或索至二三倍計扯一溜

費米數石皆所載之糧也今駱馬湖開河道雖
近然溜頭尚不下十餘處處處用糧糧安得不
欠此漕之困於地者也一曰法法諸生免役京
人武舉監生吏員承差皆免其身民間戶口繁
多優免不覺也軍伍耗亡一衛之戶多者不滿
三千少者僅足千餘其間殷富又不過什一耳
殷富者誰不能爲監生吏承以自免卽諸生武
舉近亦可以賄得故上中戶盡得解脫而惟中
下戶乃受役管船家產既輕作奸不憚始卽畏

法而賠累難然優蠹遂生是以十年來無不欠
糧之旗甲矣此漕之困於法者也一云曰有司欠
糧在於旗甲而賠補責於指揮指揮獨賠於京
而旗甲衆償於家法也亦情也乃有司漫不追
比衛官自比稍嚴羣起告訐故指揮之京債終
不得完而旗甲之侵糧益復無忌於是掛欠愈
多借賠無路指揮以押運爲死差旗甲視本官
爲鬼朴一云題參雖厲掛欠轉深此漕之困於官
者也一云曰科索漕事之官曰部曰戶指揮目把

總參將總兵曰督糧漕儲道曰監兌驗糧管倉部屬曰巡漕巡倉御史曰總漕總倉部院文武大小雖各不同而胥役吏胥之橐皆潤於漕其領水脚也有費其領修造也有費其領纏纜輕齎也有費其坐派水次也有費其過堂派幫也有費其飄流灑派也有費其截留通慾避糧也有費其孫閘過壩也有費其派給剝船也有費其坐廒撥車斂揚淋尖也有費千百戶指揮之鹽菜餽送把總之心紅紙劄執事刑具賜津之

匏驗各上司差役之過都皆有費貧者賣糧以
應賣多糧欠富者傾囊以應囊盡糧亦欠此漕
之困於科索者也一曰奸民水次倉廒豈盡鄉
宦之糧宦糧上倉豈盡雜爛之米無奈奸猾糧
長買囑生事家人將倉廒盡指爲宦糧將糠粃
雜混於糧內勢劫旗軍不容不允有司不察動
稱擾民各軍先去中途浥爛與上倉敛揚往往
什損二三總皆歸於掛欠此漕之困於奸民者
也一曰自困漕卒之餉先經建議止以什二給

旗軍扣留什七於衛官之手以防欠糧賠補其
欠者固無辭矣其不欠者應全給卽欠不足數
者亦應找給而近來衛官竟一概不給使應給
者代爲欠多者補令多欠者徐爲應給者償之補
者見錢償者烏有人懷不平於是船船頭先將
米食用如其扣留銀數而止曰吾不爲他人墊
脚也始則窮旗甲欠旣則富旗甲亦欠然則扣
留之銀衛官不無挪移比及人人皆欠無可展
轉衛官亦自欠矣此漕之困於運官自困者也

運船裝糧各省不同然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少者僅四百石安用大船旗軍之入也希圖載貨出也指望攬差故頻作雙捲官座望如木山行動極難淺閣極易濡滯漏損且如此大船計路一里魚鱗而泊僅容三十隻漕舟萬計自首至尾即不問斷已差三四百里矣後船之入既阻於前船前船之回又阻於後船前後相妨致官糧滞而私費滋此漕之困於運軍自困者也除漕之困有不必責法而但當責人者三一曰漬

監兌以制奸民監兌之設專以稽查米色美惡
斗斛足欠必親臨水次方得眞切而勢有所不
能則請設一印信號票給與應兌官軍各赴派
定水次公同驗米較斛米堪斛准竟自兌支而
塡米堪斛准四字於單繳報存案至京有差責
在官軍其不堪不准者卽塡不堪不准字樣於
單飛報監兌親臨按視責換責加有司偏護勢
豪把持登時奏　聞狥情面而抑官軍苛官軍
赴巡漕巡倉御史衙門申訴責在監兌如此而

奸民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糧道以飭有司
糧道奉璽專敕而理漕凡漕之弊皆當清之不
特一督促已也官軍郡邑皆其所轄豈可坐視
有司怠緩運官賠累今後各衛欠糧除照例羈
留衛官外仍令將本衛拖欠各軍姓名石數開
送巡倉衙門趣行各該糧道嚴行附近州縣追
比償還假如元年者務於二年內報完本道不
時提比參治必須本軍真正貧窮家產淨絕方
准註銷如或徇情寬縱慢不經心許賠過衛官

揭奏責在糧道如此而有司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各官以清科索葢支領之費弊在放給之無期派撥之費弊在分派之不一交納之費弊在收納之不均千百戶指揮等官之費弊在考察之不核今誠責放給者以定期責分派者以定法責收納者以定數責考察者以定評而又責権關者毋上下而下十責司漕者毋借覔而長奸如此而科索之困漕者可除矣有當責人而亦當責法者二一曰優免之法宜慎也

監生吏承之紙不能禁而當禁正軍之納以存戶口之數生員武舉之免不可議而當議賄得之路以留富戶之役衛掌印官悉力清查風厲糧道一力主持而漕不困於法矣二曰把存之官宜慎也把總與指揮雖均為武官然把總數係而指揮世襲且指揮任賠糧故利於槩把把總則否指揮欠糧留京故不畏物議把總則否如將把存艘卒工食歸之把總聽其找給惟將應補欠數者歸之指揮聽其湊賠則完欠分

明富軍樂完而漕不困於運當矣有從新設法
不能經久而可暫濟者莫竝舟回撥運漕船此
時尚未過淮者比及入閘河冰已合明歲回空
較今又遲今宜行令各運總於十月後將重船
守凍者開送各省直糧道先遡行令衛所奐集
各軍家屬給與本船明年應支水脚者令僱倩
民船即照全單各赴水次兌支糧石明春早運
過淮遞運北上抵閘而止候本船回空到彼責
令就彼修葺裝運前去僱舟之費在各軍雖有

賠累然浙直者省往返幾免之五六箇月江廣
者省四箇月本年即可早回自此永免凍阻之
惟官糧速而私費亦𨺗矣一曰催運守凍重船
其船新造堅固止應修葺者接運可行若破壞
應造者中途難責其造應令僱倩民船竟運至
京而本船回空拆造以備明年之運此二者屢
行之則軍不堪命暫行之則一勞永逸者也有
從新設法可以經久便利而目前若無利者一
曰改併漕船載糧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加以盆

舡制土宜六寸擔及旗甲舵工外水十餘人合之千石止矣今內河糧食民船裝千石者其大僅半於漕船而平面低稍進退便利撑駕省力風濤不驚宜令自後應造漕船皆改此式而運軍自困之困可除也且七百石之載通天下爲一則漕船止用七千艘而足河路行泊省三千餘艘之紛紜各衞旗軍免三千餘名之苦役而以三千餘艘多餘之水脚纏纜輕齎錢糧酒盆各船即受役者亦不甚苦矣此又與功令之困

可以相通而并輕數少緩急如意與前撥雇之
法亦皆可以通天地之困然各船勢難並改必
須候各應造年分陸續爲之故曰可以經久便
利而目前若無利也然而常變兩利久暫可行
則惟海運矣難海運者曰造舟募卒費浩繁
不知一時興造費誠無出今祇將淺船回遲應
造之船爲之改作內裝六七百石者併兩爲一
四五百石者併三爲二其費固裕如矣募卒之
費稍有不敷則有內河應運旗甲在改海彼既

免運每歲貢令幇貼固亦樂從之役也難者汶曰風濤不測漂沒之虞夫漂沒之患即漕河往往有之豈專在海今之高牙大艑揚帆而走呂宋香山琉球日本者豈非中國之人歟何獨怯於海運但如法打造蒼山漁船楨具堅完舵工得人豈畏風濤哉漂沒洒派全幇漕河有例無煩區處也難者又曰遠涉鯨波將領畏避夫張清朱瑄東南一劇盜耳當胡元之世尚能爲其主開百年之利況　聖明在上才武濟濟但優

其廩糈而速其推遷天下且竭蹶而赴矣難者
又曰勝國虜習食稻者希每歲轉輸疑不如是
之多今以四百五十餘萬石行於海中設遇孤
嶼小島即棲泊無地矣此言良是然亦未嘗深
竟廢河而專倚於海也月前止將浙直濱海衛
所凍阻不能如期者先為疏通自後亦止於濱
海地方撥運四五十萬石耳故四難不必憂也
而又有五利省內河千艘之壅塞利一免衛所
軍家之賠累利二清明後乘東南風開洋汛粮

可抵津門足應京師緩急利三濱海衞所凍阻遲緩之船即爲疏通則自江以南之漕糧舉無過年交納者矣利四海道既熟萬一江淮有阻能於喉咽之外別濟生命利五

揚衞北運議

揚衞南北二運轉輸船糧較他衞獨多惟北運最離先年軍船隨缺隨造不闕雖一民船運旗家溫戶足未聞詿一虛名各船守法篤造封官潔邑關防初無重累不料至今缺船過半底料

任其浮沉併不到廠衛所聽其遷延運若無旗
又苦無船若民船難僱又若官船大偷軍領行
月糧數不足以給水脚之半而支糧交糧費孔
而出更有版籍實軍仗財閃脫父祖逐下操運
而子姪詭寄州縣不應衛所額差黨胥刀筆買
布要津 一祖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今不滿四
五百丁供運不足備操不足何生息日蕃而戶
口日縮耶其故可思也有司不恤武職操運叡
苦凡買民田輒更民籍民覇軍屯者何不入籍

戶耶新例漕糧需旗急如水火運官迫於憲限
只得按籍申勾賂囑有靈坐令勾攝中沮赤貧
應役

河西務剝船通州泓船議

能制者旗軍不能制者船戶軍船抵河西務告
剝每旗起剝船二隻則漕米轉入剝船戶之手
矣而本旗仍押餘糧於後抵通州每旗請泓船
五隻則漕米又轉入泓船戶之手矣一旗一綱
勢難分管漕例各執樣米封鎖記印星夜牽挽

赴遲甚速米色有差經紀賠補週來經紀藐不畏法專倩乞兒駕船應役爪分工食授以偷盜之法暗鑿水縫倉口任其私盤以軍國之儲糈充經紀之囊橐東河五里鋪等處其發賣之巢窩也遲延近壹和水掃捸米色盡溼印封全無頂倉曬颺每船虧折四五十石曬夫斗役稍不滿慾滿斛高擡多籌立欠誰非泓剝等船之貽害乎且受米時彼自斛受交米時又彼自斛交及查米色不對原數多虧各船遠繫一方而遲

官之糧單具在升合不完終屬掛欠斯時窮丐船戶欲追不能經紀居中奸展衙門情熟無可奈何以故揚衛十七餘年逍關未撤幫官降罰追賠此第一苦役也

天津截糧

漕自南而北本以爲京師根本之計乃當事者慮避飾之不繼一則曰截留某某幫數十萬再則曰截留某衛數十萬意良苦矣不意衛弁奸旗利於津不利於京通往往貪緣鑽刺覬覦題

留而各羣奸胥因而上下其手每艘索至二三十金瓜分潤槖以致沿津上下漕艘擁塞數十里不前者京運愆期職此之故甚有金入胥手而舟始次臨濟輒與報截者大河一備三歲三截豈非以蹊徑熟耶

揚州漕堤

一揚屬爲古名郡地連吳楚襟海帶江

國家命脉全賴一綫漕運河防最爲要著邇者洋寇猖獗侵掠可虞高寶瓜儀透運漕堤在外河副

通淮引泗在裏河則有百萬民田高下不齊十數丈經界不過五七尺萬一盜賊竊發奸細偷決河堤上洩漕水下没民田莫若嚴飭督河官吏查舊有堤夫之設撈淺濟運每名日食三分近人人坐食私家應點故事何不沿堤搭設窩鋪着令淺夫輪流防守遇大風雨多備土木于各鋪不時繕修不惟河無決潰之患亦可當沿堤一路烽燧矣

論揚衛

揚衛苦南北運更苦北若軍船久不造苦僱船若實軍詭亡不應額差至于今不滿四五百丁距初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何如哉一按冊申勾而有力者夜半藏冊竊之以去奈窮弁何無旗無官茹荼甚矣河西務之剝船通州之泓船毒未巳也樣米差而經紀賠補令如星日懸哉泊家門鑿水縫發賣于東河五里舖等處且若何而虧折之數每艘不下五十石本衛六十七

艘亦彌天布網矣況又有曬夫斗役如鬼如蜮自斛受自斛交但據糧單責升合凡掛欠軍官獨受之經紀居中衙門情熟莫之控告者乎

白糧差議

一最苦爲白糧差以數萬石之白糧責成于一通判兩縣佐貳七縣一州數千有力之家朋名幫貼竭終歲之力途中橫被漕軍欺壓故有建議欲灑派漕船帶運思爲變通奈何近議因回空遲沮乃欲募民船代運濟糧抵淮交兌哉

一漕糧議單云有糧無船責在軍衛有船無糧責在有司年來水旱頻仍又欲代軍衛官募船運糧且東南民無蓋藏皆賴客米餬口商販若

關廠被官掯累足不前誰為應者而一斗之耗糧長食用軍衛抑勒浪費皆取給于斯復何所餘以活水手之命乎

一議破船留淮廠修艌欲以求速也據稱釘灰蔴油皆令各府通判隨糧帶來不知通判一官耳既要完糧又要辦料況凍阻原係淸軍罪過因凍阻而反安坐以累民則明年運船孰肯向前者

社倉議

唐隋以來民立社倉社倉者一鄉公集之倉也一畝貯稻一斗合鄉之千畝萬畝無不公貯然必擇一産業富足者爲之社長許以年終放種生利如是則倉穀積倉穀積則荒年有所恃荒年有所恃則民有所歸從而盜源除此淸請自山東山西以及河南等處命立社倉則腹裏何患不濟

紀備留都六議

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兵部所操之軍二萬餘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倉廩雖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乎合池河一帶爲北來關鑰南唐之亡繇此失矣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宜議一也瓜儀爲江北之門戶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直拔儀眞宜各置臺立軍戍此宜議二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流

宸濠攻安慶不下故不得直抵舊京太平乃開
天首郡城高不能勝中人之垣六合聚羅之地
縣尚無城能無增築宜議三也東壩爲古來通
吳越之路吳越盜發自當取道於此剏堡設兵
以防其决宜議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
鳳神策諸門宛如山林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
不如自鍾鼓樓一帶至清凉山後止横築城一
道勢旣直捷守力簡省則宜議五也六朝屢有
城下之師而不遽覆滅以城統一如烏林新江

臺城淸溪彼此相援今苟被一墻便曠然百里不如於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宜議六也